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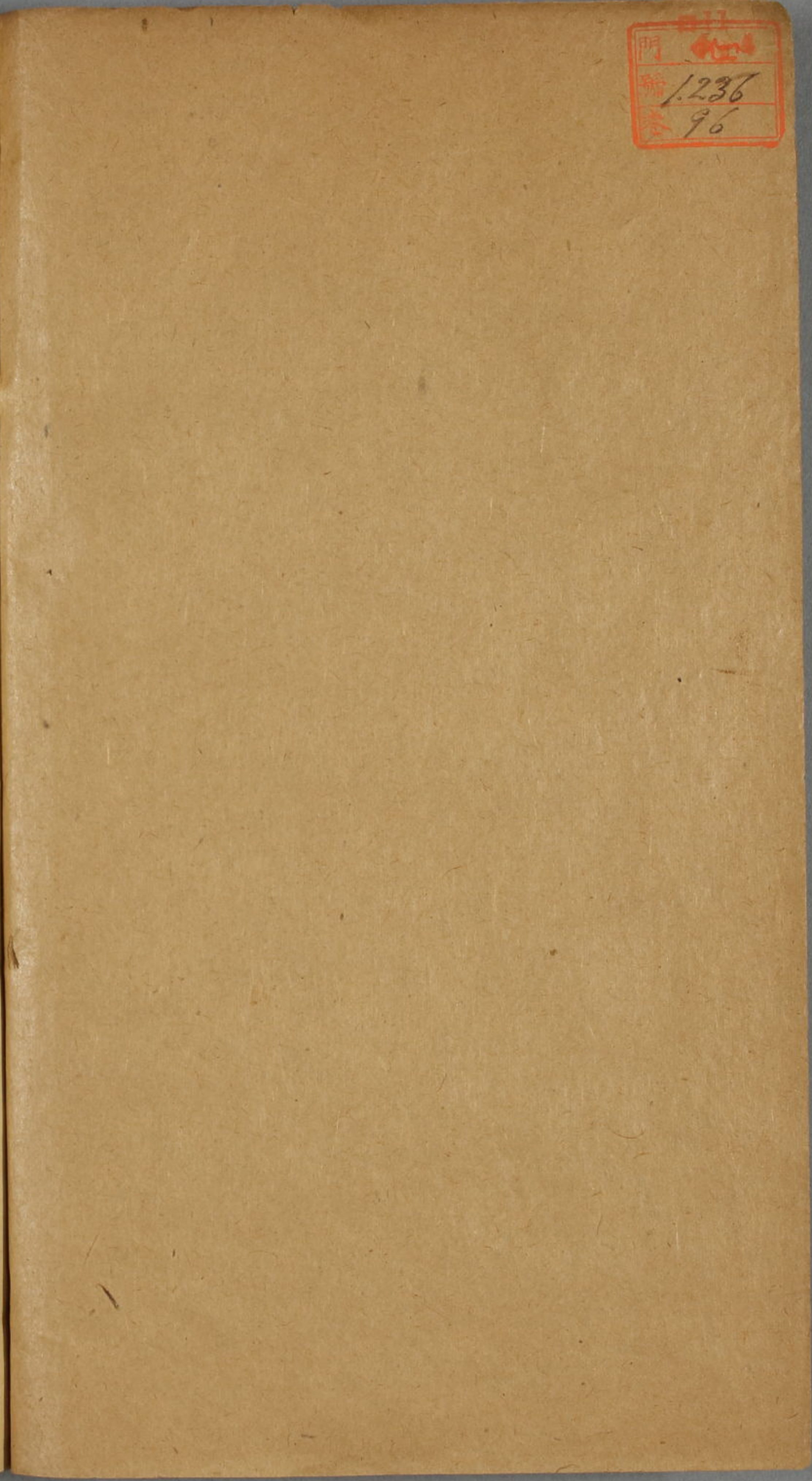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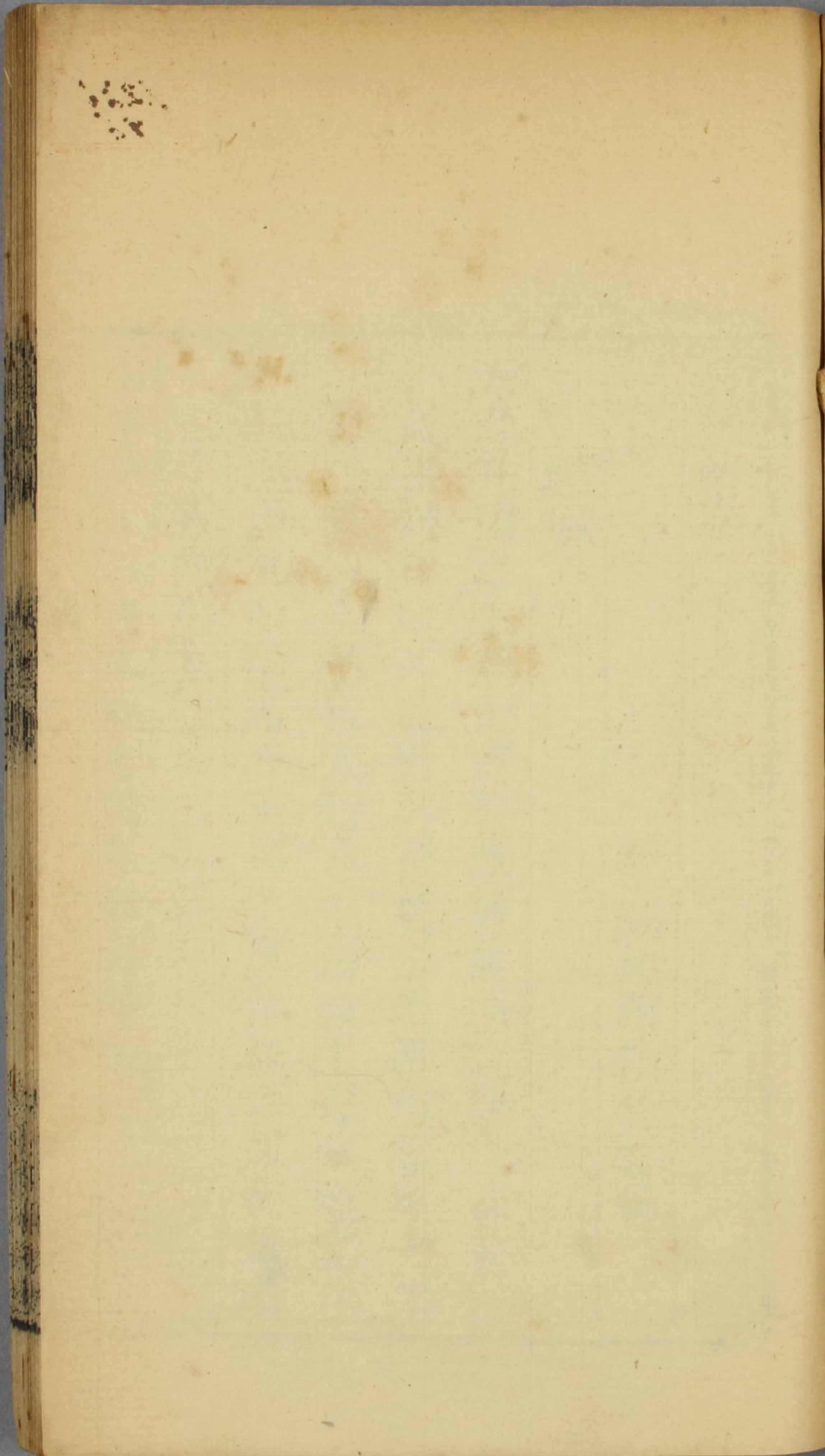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36

九十六







明  
1236  
96





目耕帖卷二十六

歷城馬國朝竹吾甫

禮四

天府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典瑞執鎮圭注並云  
 故書鎮作瑱又並引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案大宗  
 伯王執鎮圭秋官大行人王用瑱圭釋文瑱宜作  
 鎮楚辭九歌瑤席兮玉瑱王逸注瑱音鎮蓋鎮瑱  
 二字古通用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鏐解義先王憂民深



嘗之日卜芟社之日卜稼猶以爲未足以知來歲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豫卜之

俞庭椿周禮復古編謂天府其文有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乃家宰之事移屬天官又以典瑞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非之云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事也况陳宗器豐寶陳玉貞菽何者非禮官之事耶若藏治中者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既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此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

言無所忌若辭賞見於屠羊舉觶見於杜蕢皆不拘職守非若後世依阿同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在旦夕而假以職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天府爲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又云典瑞通職之文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爲工事况小宗伯有作大瑞六器之文則典瑞爲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者也俞氏以屬司空誤矣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注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縉謂插於紳帶之間薛衡云天子執鎮圭猶羣臣



之有犇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林之奇全解鎮圭  
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纁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  
玉用全無麗雜也

陳祥道禮書觀典瑞裸圭止于先王玉人裸圭止于  
祀廟則天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  
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  
以見有功於民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璋裸尸大宗  
執璋瓚亞裸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  
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

之意哉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  
或爲鎮又云元謂珍圭玉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  
琬琰相依鄭鏗解義杜子春謂珍當爲鎮康成以  
爲王使之瑞節者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  
可付使者執之以出也

禮庫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禮與司馬  
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  
賁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



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發諸侯之師矣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先鄭云駟  
外有捷盧也駟讀爲駟疾之駟疏讀爲沙謂圭璋  
璧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琮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  
去也後鄭謂駟讀爲組與組同聲之誤也又云疏  
璧琮者通於天地案先鄭讀駟如字以駟牙爲訓  
是後鄭改組非也後鄭讀疏如字以疏通爲訓是  
先鄭改沙非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成周之世所以爲玉瑞玉器者無

非爲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恤凶荒起軍旅而  
作後世則以爲服飾玩好且用之以爲戲具其不  
恭甚矣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又云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云儀讀爲義案大宗伯云九  
儀之命則五義讀儀亦其例古文儀義通用

王昭禹詳解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  
衣六章是入冢也先鄭見宗伯職六官賜命遂謂  
子男五命入而爲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人欲



武公爲卿士雖六命之衣亦所願爲宗伯職謂內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者是出則加人則不加不減也陳傅良說古之用人更迭出入初無內外之殊故王朝公卿或外諸侯爲之或內公卿大夫爲之初不見其輕重見於春秋傳鄭武公莊公及虢公並爲王卿士猶有古意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謂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王應電周禮傳立適周

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而不得擅易旣誓于天子則已成爲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以壓于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之後降于諸侯而降于諸臣所以尊天子之



命也案明齋說可以翼注而謂公之子用八侯伯之子用六子男之子用四亦屬創解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陳祥道禮書冕服有六注家以司裘職惟言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職掌惟五冕遂謂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以冬至日故特以裘言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

黃度周禮說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也

鄭注五冕引書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以爲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劉彝中義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多因於虞夏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常而冕服止九章非也蛟龍爲旌周之衣不



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  
常而去其衣裳之日月星辰乎鄭鏐解義日月星  
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君臣無別其  
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  
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得服鷩冕可知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得服衮冕可  
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  
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  
二門旗有二旂馬十有二閑圭尺有二寸禮物

十有二牢其取法於天之數者非一何獨於服  
而有異哉

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賈疏韎是韜  
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云又以爲衣裳者左  
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  
尹襄問郤至以弓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  
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以韎韋幅  
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



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陳祥道禮書周官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卽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冠三

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王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卽一物耳郝敬完解詩云韎韍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衛獻公射鴻于圃不釋皮冠卽所謂戎事之韋弁易被總義亦以韋弁卽爵弁引詩箋常服朱芾爲證案冠禮爵弁士服之以助祭聘禮韋弁卿大夫之服士不得用似亦少有等差其純衣纁裳韎韍纁屨當亦不異左傳韎韋之跗注卽詩之韎韍鄭氏以韎韋爲裳自是臆說郝仲與以韎韍爲



爲韋弁而又以皮冠當之皮冠非禮冠之數田獵用之亦非兵事之服亦嫌於牽混矣

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云故書弁作緝鄭司農緝讀爲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案許慎說文解字緝氏人殊縷布也顧野王玉篇緝無文綺也緝經服者蓋謂以緝蒙冠而經環帶歟似不必改古文經字

典祀若以時祭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注其屬胥徒也賈疏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

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疏其屬還是胥徒案序官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中士掌其職下士府史胥徒皆其屬也注單言胥徒疏專言下士均不合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爲祧案前序官守祧注不言故書作濯知故書於彼亦作祧於此別作濯也又序官守祧奄八人



女祧二人每廟二人奚四人注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賈疏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疏言姜嫄廟從女祧看出與詩大雅生民及大司徒樂享先姚合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序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賈疏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舒芬周禮定本云男之不可謂女夫

之不可謂婦猶日之不可謂月陽之不可謂陰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旣曰婦而以德行道藝之夫爲之哉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充之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魏校沿革傳天官世婦係先朝幸御舊妃嬪此則以卿大夫士之妻擇其年高有德者爲之蓋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柯尙遷全經原解



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亦無徒役者天子嬪  
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無所用之春官世婦  
卿大夫士之爵故設女府史與奚爲之役既有內  
宰以陰禮教六宮又設此職者亦以稽內宰之教  
而使之遵循也蓋內宰於內政雖無不掌而嬪御  
禮職必須女官詔相之內有女官女奚而外亦有  
內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教令也當以內外宗或王  
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爲之注以比  
漢大長秋詹事謂用士人誤矣王志長注疏刪翼

此官賈氏以爲奄夫天官小臣爲奄上士注謂奄  
稱士異其賢則刑餘之士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  
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注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具也大  
胥比樂官注比猶校也杜子春云鄭大夫讀比爲  
庇此具也按比其具下言具則比不得更言具大  
胥比較義長

內宗薦加豆籩注故書爲籩豆杜子春云當爲豆籩  
杜意以下佐傳豆籩及外宗祗豆籩故一例正之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王應電



翼傳葬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毀傷故不入兆域  
或疑比干杞梁皆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乎是不  
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也

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賈疏引春秋緯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  
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案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四引白虎通云春秋含  
文嘉載此文含文嘉是禮緯春秋下脫緯字蓋謂  
春秋緯及含文嘉皆有此文也彼引作大夫八尺

樹以欒疏作藥草傳寫之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注甫始也請量度  
所始窆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  
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  
家人爲之尸王志長刪翼案後鄭據小宗伯成葬  
而祭墓爲位故以尸在成葬之後先鄭則以本文  
甫窆遂爲之尸故以祭在甫窆之始詳玩本文甫  
字遂字蓋啓土卽有祭歟

及葬有鸞車象人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引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  
不殆於用生乎賈疏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  
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爲一案象人卽芻  
靈以芻象乎人形故曰象人亦曰芻靈備則面目  
機發直肖生人如周穆王時偃師所爲者故於文  
从人从甬稱備卽不復更言象人矣先鄭以象人  
爲芻靈甚是如後鄭及疏說不幾以周公爲作備  
乎哉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先鄭

云有官寺在墓中賈疏寺則室也案說文解字寺  
廷也有法度者从寸出聲劉熙釋名寺嗣也官治  
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漢書注凡府廷所在皆謂  
之寺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  
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卿名  
雖仍舊而所蒞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漢明帝時  
攝摩騰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  
名創立白馬寺後名浮屠所居皆曰寺今則惟太  
常光祿太僕鴻臚四官稱寺猶存古名餘則皆歸



僧刹無復知有官寺矣

舒芬周禮定本家人墓大夫二官俞氏謂宜屬司空  
芬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冢墓土  
事而遂屬司空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邱  
封之度固皆有禮儀焉而甫窆祭墓又皆爲之尸  
則其爲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魏校沿革  
傳孝子在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  
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凡國有司先鄭云凡國謂諸侯之國有司謂王有司  
也後鄭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賈疏  
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爲諸侯有司爲王有  
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易啟總義說凡  
公有司之所共云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  
則國之有司共其物統鄉國釋公字最確

高紫超周禮集解纂要周家養育人才之道盡于大  
司樂一官異日後先疏附腹心干城皆于是出焉  
蓋天下政事皆本于人才人才之成皆由于大司



樂故自樂師而下屬官最爲衆盛而大小胥大小師至司千共二十職皆其所統也翰案沈約宋書秦代滅樂樂經殘亡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禮記樂記正義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其末篇爲竇公當亦是大司樂章王充論衡陽城子長作樂極省冥之深子長名衡蜀郡人漢書

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當是陽城衡所著之樂經隋書經籍志有樂經四卷不著姓名唐書藝文志有元楚樂經三十卷要皆掇拾古籍爲之今並不傳明鄭世子朱載堉著樂經新說自述云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則樂經未嘗亡也李厚菴相國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禮記樂記爲之傳著古樂經傳五卷雖與漢志專言大司樂不合而因大司樂以及其屬官則又安知竇公所獻大司樂一章不并十九官在



其內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陸佃禮象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四面環之以水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故謂之辟雍

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均爲大學也

樂德中和祇庸孝友以中爲首中者禮教也樂語興道諷誦言語以興爲首興者詩教也樂兼詩禮之教故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注黃帝樂曰雲門大卷又曰大成咸池堯樂也  
賈疏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章堯樂名也周  
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  
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成與此經注樂  
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堯若增修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  
則此大成也若樂體依舊不增修者則改本名名  
曰大章故曰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  
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

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  
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曰雲門則雲門與大卷  
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  
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朱申句解黃鍾屬子大呂屬丑  
子與丑合也太簇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也姑



洗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也蕤賓屬午函鍾屬未午與未合也夷則屬申小呂屬巳巳與申合也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也

何氏讀書記周禮大司樂疏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太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姬訾應鍾

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太族歌應

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

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

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

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午與未合

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

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也

以享先妣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



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  
 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即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  
 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  
 以合之矣

歌函鍾注函鍾一名林鍾又圜鍾為宮注案圖鍾夾  
 鍾也鄧元錫三經編繹火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  
 帝明堂文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  
 曰圜以天體言之也又云林鍾生於未天社在東  
 井輿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為宮不曰林而

曰函以地德言之也

播以八音注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  
 后稷播百穀之播案藩本藩籬字亦訓為域莊子  
 大宗師吾願遊於其藩則藩者止而不過也故書  
 義自可通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  
 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



物劉恕曰注以致羽物羸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蜡祭老物樂田峻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釋文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賈疏上無九磬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案書云簫韶九成九字不誤上與大夏大濩大武同言故云大磬此以九變言承上九德故作九磬施青臣繼古蔡編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在子

太元經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鍾爲五音之宮與

鄭注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蕤太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注函鍾爲宮太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及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蕤爲徵應鍾爲羽云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蕤太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  
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  
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南呂之合又  
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  
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又云此樂無商  
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問祭不用商音曰  
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也然恐是  
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都在溫公  
言本朝無徵音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曲子所謂

黃鍾宮大呂羽這是調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  
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音  
依舊都用又云黃鍾爲宮太蕤爲徵應鍾爲羽自  
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鄭康成辟位不用之說  
非也

楊復儀禮圖愚按大司樂冬至圓丘一章與禘祭絕  
不相關而注妄稱圓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  
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  
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  
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與祀天乎  
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  
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  
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  
法歷敘四代而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止止  
於稷而禘土及乎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  
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爲祀天圜丘以鬯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

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  
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  
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  
感生帝爲兩祀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  
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  
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  
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  
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



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注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諸儒

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近福清張甄陶作四書翼注論文於或問禘之說章本此意而通之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云云以爲禘五年一舉故其詞先於郊鄭康成誤謂禘大於郊遂引緯書之說祭昊天上帝則以嚳配祭感生帝則以稷配六天五帝頗涉不經爲王肅所駁但王肅亦不明言禘是何祭惟唐人趙匡引大傳之說以證已無疑義矣其實祭法乃周末老



儒因柳下惠譏臧文仲祀爰居其詞載爲三筴因而附益之惟周禘爲實事其虞夏殷禘禮皆推類之詞項氏安世云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非有明文可據其言極是何以言之周自后稷卽有邨家室諸侯不敢祖天子已千年矣武王有天下以嚳爲始祖則后稷應列爲昭穆於理不可若惟知有后稷則民之初生實有木本水源心又不安是以周公祭祀郊后稷而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明地察無不備矣又爲此五年一

舉之大祭蓋不爲嚳立廟則后稷得成其始祖又五年一大祭帝嚳以稷配食則后稷之靈亦有以慰其嚴父之志其意至深遠所以難知若虞夏則不然矣一祖窮禪一祖鯀若卽以窮蟬鯀爲始祖則顓頊始祖之所自出也若卽以顓頊爲始祖則昌意乃始祖所自出也今禘黃帝進退無所據此老儒以意附會之詞虞夏無此禮也翰案惕菴說周禘較楊信齋說尤精核但說虞夏之禘尙有可商者案祭法所言郊禘祖宗雖是報本追遠亦以



其有大功於民可以馨香百世也有虞之天下受  
之於堯記云宗堯則禘郊祖皆因乎堯可知黃帝  
爲堯始祖故禘黃帝譽爲堯父故郊譽譽爲顓頊  
族子且受其天下故祖顓頊書所謂文祖藝祖者  
顓頊之廟也神宗堯廟也祖顓頊宗堯官天下者  
不爲私且以明統非宗族之謂也史記五帝本紀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  
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  
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至於帝舜皆

微爲庶人蓋窮蟬生在帝顓頊之世後人誤視祭  
法以顓頊爲舜祖遂依世數當之太史公取以爲  
說假使窮蟬爲帝顓頊子則父方爲帝何遽微爲  
庶人乎攷羅泌路史載漢劉酖呂梁碑虞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世次甚  
明史記謂敬康生句望不知句望卽句芒少昊子  
遷誤合與以窮蟬爲顓頊子同失深考又據世本  
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世孫堯女於舜之曾  
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禮不可案左傳史趙



之言曰自虞幕至於瞽瞍無違命鄭衆注幕舜之  
先又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幕爲有功始封之君  
虞爲有國之號舜祖虞幕不祖顓頊明矣又國語  
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是幕在顓頊時  
爲輔佐能率其道封虞當在高陽之世有虞氏報  
焉中庸所謂宗廟饗之是也然則舜之宗廟當以  
虞幕爲太祖廟以窮蟬敬康橋牛瞽瞍爲四親廟  
與祭法之郊禘祖宗承唐堯之制者有別此虞禮  
可以考定者也史記夏本紀謂禹者黃帝之元孫

而帝顓頊之孫也故禘黃帝祖顓頊與堯同尊父  
配天故郊鯀祭法云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  
之功明鯀治水亦有功特汨陳五行績用弗成禹  
修其功歸善於親不得謂典祀豐于昵也以左氏  
用夏郊證之郊鯀事亦非誣夏之天下受於舜不  
宗舜而宗禹者舜當身爲天子禹以天下傳子啓  
郊禘祖宗之法自啓定之故不與舜同此夏禮可  
以考定者也殷人禘郊祖宗更無疑義然則祭法  
之文初無舛謬亦由後人誤讀不思傳會失實自



泪其說耳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  
之樂賈疏案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  
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注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有功  
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  
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困學紀聞後漢志短  
簫鏡歌軍樂也軍樂黃帝使岐伯作以勸戰士卽  
周愷樂愷歌也

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  
人舞先鄭云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靡  
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後鄭謂四方以羽宗  
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陳陽樂書古之於太  
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舍  
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  
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  
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  
不特帔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



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千羽于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千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以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踧鄭司農云踧當爲趨書亦

或爲趨案二字古今異文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歐陽修詩本義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書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廐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嚴粲詩緝用其說而小變之此說騶虞詩異呂大臨考古圖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爲節



所以樂其會時也劉敞七經小傳亦謂檀弓云是逸詩篇首此說狸首詩異

詔來瞽臯舞先鄭云瞽當爲鼓臯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爲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後鄭謂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又大祝來瞽令臯舞注臯讀爲嗥呼之嗥號嗥古通亦作渚史記歷書百草奮興秭鳩先渚司馬貞索隱謂子鳩鳥

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鳴與號呼義亦相通臯古文字也勅爾瞽五句賈疏謂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武威張澍蜀典輯入陽城衡樂經攷王莽時始立樂經卽衡書未知別有所據否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先鄭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歌故帥學士而歌徹後鄭謂徹者歌雍也賈疏亦謂祭未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學士使之舞歌



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案後鄭  
據論語以雍徹爲言較先鄭爲切賈疏補出舞字  
欲極圓澈但祭竟而徹未必尙有舞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先鄭云版籍也今時  
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  
舞者引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  
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案杜

佑通典載督郵版狀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尙  
書孝經論語兼崇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  
受謝見授門徒尙五十人以上正席謝生三郡三  
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  
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四科經任博士下言  
某官某甲保舉此當是唐人應舉版狀督郵職其  
事可與漢大樂律參攷

春入學舍采合舞先鄭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  
采或者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



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後鄭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案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正義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與此正合又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帛禮先師也正義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文王世子始

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正義引熊氏說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則此釁器用幣是也陳氏禮書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股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



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親斂  
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  
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  
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  
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  
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  
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董  
萱故有是說也菜之爲物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  
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

芼之也釋菜異矣又云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  
施於廟社或施於學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  
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  
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簋謂之堵鐘一堵磬  
一堵謂之肆案陳暘樂書引尙書大傳自古天子  
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生動君出  
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  
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



折拱則抱鼓然則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  
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  
者皆和故狗吠彘鳴及僕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  
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  
就席告入也據謂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而  
推周禮小胥之職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鐘十二爲  
一堵如墻堵二堵爲一肆引春秋襄十年鄭人賂  
晉侯歌鐘二肆爲證又據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  
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

因此推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罇也判縣有  
鐘磬而無罇特縣有磬而無鐘又推侯制本於王  
制王制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  
夫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  
士一堵遂以鄭康成鐘磬十六枚在一虞爲一堵  
杜預十六枚爲一肆及後世四清之樂是亦傳會  
漢得石磬十六司馬遷就而爲之志後以服虔一  
縣十九鐘之說爲詭其詞甚辯郝敬周禮完解凡  
鐘磬編縣以八爲全每縣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



者立如堵牆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軒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判特也又曰按樂縣不止鐘磬而編縣唯鐘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詩云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簾業維縱賁鼓維鏞是大鐘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縣雖不得四面而衆樂皆備鄭解鄉射謂土唯縣磬是以土特縣爲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

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困學紀聞五代會要王朴曰樂作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旣成復能感人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還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又云張昭等議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大師之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



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垂復舊律呂無差陳暘樂書今夫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雖法有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閏之法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朱子

語類唐祖孝孫說八十一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其說有理

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羽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而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



史記律書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又樂書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司馬貞索隱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是金金爲決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官羽之中比君爲劣此事爲優故云清濁中人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弦用五十四

絲羽爲水最清物之象故爲物弦用四十八絲杜佑通典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相生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生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此十二律之正聲也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律之正聲焉臯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朱子語類



沈括疑史所言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二辰商宮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隋書律歷志引梁武帝鍾律緯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

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乘鄭元又以陰陽逐生者止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眞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以配眞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

章如愚羣書考索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者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



灋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灋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諸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總萬物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春秋左傳隱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

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正義周禮大師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元謂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簫管也八風引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闓闓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又



云調與融一風二名又引沈氏云按樂緯云坎主  
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鼓  
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  
用磬兌主立秋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敵二說  
不同陳暘樂書於金云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  
則秋其風則闐闐其聲尙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  
也於石云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  
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尙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  
也於土云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其時則秋夏之

交其風則涼其聲尙羽其音則濁秋分之氣也於  
革云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則廣莫  
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於絲云其  
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尙宮其律蕤賓  
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於木云其卦則巽其  
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  
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於匏云其卦則艮其  
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尙議其律太簇  
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於竹云其卦則震其



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  
其音濫春分之氣也蓋本左傳服虔注爲說白虎  
通德論引樂記土曰壘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  
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注易  
八卦也又云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  
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原脫笙磬二音坤巽  
二卦以沈氏引樂緯推之當是笙巽音也磬坤音  
也白虎通所引樂記當亦是樂緯唯壘坎音管艮  
音二句互異必有一誤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  
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禮經會元世儒常恨六經  
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  
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此樂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  
詩則無樂雖有鐘磬鼗鼓柷敔簫管尙遺古人之  
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  
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



存武樂至葺宏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翰案文康論詩樂相通之義極淹貫但語樂不可以書傳語有小疵古者樂正崇四術詩與樂固分科以設教也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者歌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疏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尙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

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鞀及擊應鼗之類又又白虎通引尙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陳暘樂書引荀卿曰縣一鐘而尙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尙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尙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典故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陳氏仍從先鄭義爲說也

下管播樂器會奏鼓鞀先鄭云鞀小鼓也先擊小鼓



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鞞鼓鞞讀爲道引之引後鄭謂鼓鞞猶言擊鞞詩曰應鞞縣鼓按後鄭據魯韓詩經應田作應鞞則鞞與田同不讀引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注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年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賈疏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翰案史記

律書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尙宮司馬貞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攷隋書五行家有武王須臾二卷賈疏及史記所引皆其佚文也

小師下管擊應鼓注應與鞞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疏引大射禮應鞞在其東朔鞞在其北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鞞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鞞凡言應者應朔鞞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



聞也陳傅良說朔磬乃所謂鞀也黃度說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和鐸于賈疏見鼓人云金鐸和鼓故知和是鐸于也鄭鍔解義注以和爲鐸于疏引鼓人以金鐸和鼓爲證偏曲難通王昭禹詳解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長短疾徐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陳暘樂書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者其神不在耳而

專在目故以司視而掌火瞽者其神不在目而專在耳故以司聽而掌樂

瞽朦諷誦詩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謂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王安石新義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翰案羅莘路史注引帝系譜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此可爲證



鄭樵通志自后夔以來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  
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  
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歌  
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  
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  
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云  
云翰案古人於詩歌誦並所從事樂記子貢見師  
乙問聲歌各有宜師乙對以歌頌歌小雅歌大雅  
歌風歌商歌齊此從事於歌也學記曰宵雅肄三

此從事於誦也論語記夫子與人歌而善又曰誦  
詩三百此歌誦並用之證卽周禮瞽矇所掌曰諷  
誦詩又曰掌九德六詩之歌亦並言誦歌夾深謂  
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  
義夫不明其義而歌詩必不類三家以雍徹坐不  
明其義耳樂經淪亡漢師末由補正惟守經以文  
義四家不同者亦由傳聞異辭大有功於詩教乃  
各述舊業反以腐儒詆之不亦僨乎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注眡瞭播鼗又擊



磬賈疏按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瞽矇瞽矇云掌播鼗今眡瞭亦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教之耳王昭禹詳解小師教鼓鼗則瞽矇眡瞭皆受教於小師疏謂眡瞭有目不須小師教之非也

擊頌磬注頌或作庸庸功也釋文頌衆家不音當依戚音容案陳暘樂書笙師凡祭祀饗時共其鐘笙之樂蓋鐘磬之應歌者爲頌鐘頌磬其應笙者爲笙鐘笙磬春秋傳歌鐘二肆卽頌鐘詩笙磬同音卽頌磬據此則頌如孟子之頌其詩依字讀是矣

詩序說頌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容是頌之義戚衮作周禮音讀頌爲容蓋傳合鄭注庸字耳

眡瞭瞽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云瞽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注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鑿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釋文趨左傳作振扶九反杜注云夜行案同一鑿字杜子春旣讀爲戚又謂與趨音聲相似是又讀爲振



也而卽從戚趨兩音生義未免歧解鼓人鄭注引  
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鼗夜半三通爲晨戒旦  
明三通爲發昃三擊守備戒其預事及蚤也集韻  
鼗七到反从蚤爲音亦从蚤爲義似爲得之

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以典同爲作樂器之工而移復  
司空之屬舒芬周禮定本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  
律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  
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  
與其和者非深於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

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  
紊矣案禮樂相輔而行典同不可屬於司空亦不  
當屬之司徒矣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  
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  
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曰執同律以聽軍聲元謂  
律述氣者也同助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案漢  
書律歷志其傳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  
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次之



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竹律始於黃帝也又管子及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則十二鐘律亦昉於黃帝賈誼新書容篇大戴禮記保傅篇並引青史氏之記云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以銅爲律不用竹律殆周人之制章如愚山堂考索按律歷志量者籥合升大之黃鍾之籥而五量如其濼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後鄭謂六律六同皆以銅是

從故書銅字解矣而於六同說同助宣氣意其以典同之同作銅而六同依大師作同也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陰聲斂達聲羸微聲縮回聲衍侈聲籥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注故書硯或作硯杜子春讀硯爲鏗鏘之鏗高謂鐘形容高也縮讀爲闇不明之闇籥讀爲行扈喏喏之喏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硯爲袞冕之袞陂讀爲人短罷之罷縮讀爲鶉鷓之鷓鄭司農云鐘形下當蹕正者不高不下鐘形上下正備元謂高



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滾如裏正謂  
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鐘形大下下大也  
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則聲  
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弁也險則聲斂不越也  
達謂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形微  
小也縮讀爲飛鉛涇縮之縮縮聲小不成也回謂  
其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  
約也侈則聲迫筵出去疾也弁謂中央寬也弁則  
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爲甄耀之甄甄猶掉也鐘微

薄則聲掉鐘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賈疏此十二  
種並是鐘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鐘是十二辰之  
零鐘非編者直言病鐘者欲見除此病外卽是鐘  
之善者案此節文義晦澀注亦未見曉暢一說高  
聲正聲下聲三者聲之正也其餘則皆聲之病也  
硯其聲之鏗然清也高謂聲高也高則鏗鏘正謂  
聲平正也正則和緩下謂聲下也下則宏肆其餘  
諸病亦由三者推之陂險皆正之反也陂者聲不  
正也險者聲不平也不正則聲不根於內而散不



平則氣不達於外而斂此二者正聲所以失之原也太高而四達其過則盈溢太下而沈微或紆回其失則暗昧而衍餘達之甚而侈放則暴疾而不蓄回之甚而弇掩則鬱抑而不奇高而薄則至於掉而不收下而厚則至於石而無韻二者幾於不成聲矣此七者皆高下之過必去其病然後清濁適均可與正聲相宣而諧和也其說甚有條理郎兆玉古周禮說鐘宮聲五聲之首故舉鐘以概其餘翰案鐘律固是典銅掌職故詳言之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范鎮正書樂者天地之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聖人以有形之物寓其法數與尺量權衡也然皆生於律而復用以定律王應麟玉海黃鍾萬事根本舜同律度量衡謂使尺量衡一稟於律也二說皆足與此經相發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注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掌之陳陽樂書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



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磬懸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懸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又云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然其制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

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由此其本也又云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響石爲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祓讀爲陔鼓之陔又云賓弊而出奏陔夏賈疏漢有陔鼓之法案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杜氏說本此

笙師掌教歛竽笙塤箛簫箎篪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先鄭云箎七空春牘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髣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箛而弁口大二圍長

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後鄭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賈疏廣雅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鄭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孔也或司農別有所見陳暘樂書牘以竹爲之殺其聲而使小以節樂也牘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無底應如桶而方長六尺五寸中象祝有椎左右相繫以應祝又云應樂猶鷹之應物其獲也小故小鼓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也



禮圖應其形甚圓而外皆朱雅旁有兩紐疏畫爲雲氣翰案劉熙釋名釋樂篇春撞也牘築也以春築地爲節也然則春牘連名又與先鄭合

罇師注罇如鐘而大陳暘樂書莫非鐘也大者謂之罇以名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鼗鼓維鏞鏞鼓有數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得鐘長三寸中徑四寸名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罇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以爲剽歟儀禮大射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

其南罇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罇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罇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罇無鐘則罇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魯之寶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罇韋昭杜預皆以罇爲小鐘然言歌鐘及其罇則鐘大罇小可知鐘師掌金奏大鐘也罇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罇罇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罇如



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之鏞亦名爲罇不亦失  
小大之辨歟以經攷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自  
周公制禮鐘大而罇小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大  
小之實也秦漢以來鐘罇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  
或容千石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鐘而設罇隋疑無  
射之罇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罇相生擊  
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罇鐘有三調六曲更  
詔依鈞擊之與編鐘相應要知失細小之制非成  
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黃鐘之鐘容秬一斛一斛八

斗爲度國詔曰度律均鐘以定中聲白虎通曰罇  
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  
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夔師掌教夔樂注舞之以東夷之樂郝敬完解明堂  
位曰夔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起岐雍  
化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奄旣誅  
東夷來歸故有其樂祭祀舞之昭王化之四達也  
陸佃禮象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  
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旄人掌教散樂舞夷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  
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賈  
疏此卽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  
故也劉氏中義四方以舞仕於伶官者屬之旄人  
鄧元錫三禮編繹謂四夷之善舞來仕爲樂工者  
鄭鏐解義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  
朝者使屬旄人以其所教散樂故也案劉說渾言  
四方與旄人所掌無所明鄧說專主夷樂與四方  
不合鄭剛中從疏義主教散樂言當矣然散樂指

四方列國之樂亦未必泥鄭注野人爲樂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斝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所謂  
籥舞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賈疏秋冬學羽籥  
彼對春夏學干戈陽時學之灋陽動秋冬學羽籥  
陰時學之灋陰靜易祓總義文舞羽籥則籥師掌  
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然文王世子曰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亦  
教干戈

籥章掌土鼓豳籥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



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幽籥幽國之地竹幽詩亦如之元謂幽籥幽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王安石新義王業之起本於幽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籥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幽籥其章用幽詩焉

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幽詩幽風七月

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朱子語類先儒謂風中自有雅頌雖程子亦然似混詩之六義竊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



事如七月也王介甫則謂幽詩自有雅頌今其詞  
亡恐未然若如鄭氏說節兩章爲幽風猶或可成  
音節至於四章半爲幽雅三章半爲幽頌不知成  
何曲拍耶王志長刪翼愚按風雅頌三詩詩之大  
分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其嚴而不可混若此乃以七月一章分之爲風  
爲雅爲頌何不倫也今攷於雅若生民諸篇皆陳  
后稷樹藝之功頌則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皆美其  
勤勞民事樂治田業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

百禮則籥章所歌以祈年祭蜡者不指此類歟其  
皆言幽者蓋周之王業皆起於幽至成王周公所  
以詠歌先王寫之管絃奏之清廟無幽於追崇先  
世篤念民依一脈以爲子孫萬世灋程故總繫之  
以幽耳鄭氏之說曷足信乎案此本朱子爲說以  
生民諸篇爲幽雅又與朱子異

鞀鞀氏注鞀讀如履也鞀鞀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  
倡踏鼓沓行者自有屣賈疏曲禮云鞀鞀無絢之  
服也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屣此爲四夷舞



者所屏其履無絢一也芝閣呂氏云鞮鞻革履也周官有鞮鞻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未爲韋非吉屨也案今俗呼雜劇中科諱曰皮科對語之人曰皮鞮蓋自鞮鞻氏來言雖俚而流傳實有所本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賈疏謂出於孝經緯鉤命訣引彼文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

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桴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又按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則東夷亦名侏離者東夷之樂有二名亦名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之生翰案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作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之樂曰味味味也萬物衰老晦昧之義也北夷之樂曰禁言萬物禁藏今本白虎通又作南夷



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文多互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王安石新義征伐所得之器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之功凡以爲民非利其器也

司干掌舞器注舞器羽籥之屬賈疏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尙武故以干爲職首

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受干與羽籥也按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受舞者兵云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受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受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大舞干戈別也案疏爲注極善圖成其義究之經言司干掌舞器注不當略本職之干而單言籥舞也



目錄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